

主编 / 季羨林



# 天涯海角

王蒙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天 涯 海 角

王 蒙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天涯海角 王蒙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1·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 作者小传

**【王蒙】**（1934～）小说家。河北南皮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从事共青团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一群女高中生怀着理想主义追求美好生活。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因描写了党内官僚主义的危害而引起强烈反响。1963年到新疆工作，曾翻译《在奔腾的伊犁河上》等维语作品。1978年回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其创作在艺术形式上大胆探索，风格多变，善于实验中外文学中的各种表现手法。曾率先用意识流等手法创作《布礼》、《蝴蝶》、《春之声》等小说。其小说语言机智幽默，亦庄亦谐，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989年后又开始古典文学研究。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小说集《冬雨》、《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深的湖》、《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加拿大的月亮》、《我又梦见了你》、《坚硬的稀粥》等和论著《漫话小说创作》、《王蒙谈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文学的诱惑》、《红楼启示录》、《靛蓝的耶稣》等。

# 目 录

作者小传 .....	( 1 )
我心中的湖 .....	( 1 )
忘却的魅力 .....	( 4 )
天涯海角 .....	( 7 )
在声音的世界里 .....	( 9 )
无为·逍遥·不设防 .....	( 13 )
感伤·喜悦·烦恼·忌妒 .....	( 18 )
宰牛 .....	( 24 )
本命年 .....	( 26 )
鳞与爪 .....	( 28 )
鸽子的善良与纯洁 .....	( 34 )
故乡行 .....	( 39 )
夜半歌声 .....	( 48 )
又见伊犁 .....	( 53 )
新疆的歌 .....	( 56 )
苏州赋 .....	( 62 )
安憩的家园 .....	( 66 )
晚钟剑桥 .....	( 73 )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在贝多芬故居 .....        | (80)  |
| 塔什干晨雨 .....         | (84)  |
| 别衣阿华 .....          | (90)  |
|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 | (100) |
| 不争论的智慧 .....        | (107) |
| 作家从政 .....          | (114) |
| 诚贤侄·安详·再说安详 .....   | (118) |
| 行板如歌 .....          | (124) |
| 浪漫情怀 .....          | (129) |

目

录

## 我心中的湖

我喜爱湖。湖是大地的眼睛，湖是一种流动的深情。湖是生活中没有被剥夺的一点奇妙。早在幼年的时候，一见到北海公园的太液池，我就眼睛一亮。在贫穷和危险的旧社会，太液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是一个奇异的温柔，是一种孩提式的敞露与清澈。

我常常认为，大地与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契合。山是沉重的责任与名节的矜持。海是渺茫的遐思与交易的丰富。沙漠是希望与失望交织的庄严的等待。河流是一种寻求，一种机智，一种被辖制的自由……

那时候我没有见过海，颐和园的昆明湖对我来说已经是浩浩然荡荡然的大水了。我每去一次颐和园，都要欣赏昆明湖的碧波，惊叹于湖水的美丽与自身的渺小。

是的，湖是一种美丽，是一种情意。为了陆地不那么干枯，为了人的生活不那么疲劳，为了把凶恶的海控制起来把生硬的地面活泼起来，为了你的眼睛与天上的月亮——你不觉得看到地面上的一个湖泊就像看到天上一个月亮一样令人欣喜么？为了短暂的焦渴的生命中不能或缺的滋润，于是有了湖。

北京的西山风景区是很美的，但是太缺少湖水了。这样，对于香山静宜园“双青”的池水，对于小小的儿童乐园式的眼镜湖，我自然是情有独钟，一见到这样的水波荡漾，脸上不由得出现衷心的笑容。

后来到了新疆以后，那就开了眼啦。在乌鲁木齐与伊犁之间的天山深处，著名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曾经怎么样地令人开阔呀！湖水是咸的，湖水一望无际，湛蓝如玉，盘山公路傍湖而过，无数拉运木材、粮食、水泥、钢筋、百货的重型卡车从湖边走过。四周是长满枞树的高处终年积雪的山坡。时而有强劲的风自由地吹过。我在这里，感觉到一种庄严，一种粗犷，一种阔大。我不能不庆幸我终于离开了大城市，离开了那一个区一个胡同一处房子。我面对着的是一个严峻的、带几分神秘和野性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一个巨大而晶莹的咸湖，它冷静而又尊严，凛然而又高耸地存在着。你觉得你其实只能向往它却很难有机会去亲近它。

在天山南麓的焉耆与库尔勒之间，有一个大湖——博斯腾湖，浩渺无际，芦苇丛生，坐着汽艇穿来穿去也见不到岸。据说有一个外国的总理看展览的时候看到博斯腾湖的照片甚感惊异，他说：“新疆不是不靠海吗？”那宛如内陆的海，那是远古时代的海的遗留，那是对于远离大海的新疆的特殊的慰安。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在芝加哥的北边，在布加勒斯特的市区，在高原墨西哥城近郊，我造访过许多湖泊。我留连忘返，我抱怨自己只能匆匆邂逅，匆匆离去，我

太对不起上苍的得意创造与生活给予我的机缘。

而珠海斗门的白藤湖呢？它是1993年6月走入我的记忆的。它是又一种心绪，又一番风趣。它是那样亲切随意，那样为人所有为人所用。它是一种景观更是一种资源。它是一种大自然的慷慨，也是特有的风水——它象征着斗门人的、白藤湖人的无限发达的可能。度假村的修建已经开辟了新的历史。白藤湖是一个更加人化的湖，人化的自然。1993年我有幸在这里居住了若干天。居住在白藤湖，我觉得舒适而又平安。我觉得发展其实并不难，生活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只要好好地做，只要不把力量放在破坏上。只要我们变得更近人情一些，更简单一些。只要我们多一点美好的祝愿，少一点恶狠狠的狼眼。

## 忘却的魅力

记忆是美丽的。我相信我有出色的记忆力。我记得3岁时候夜宿乡村客店听到的马匹嚼草的声音。我记得我的小学老师的面容，她后来到台湾去了，四十六年以后，我们又在北京重逢。我特别喜欢记诗，寂寞时使背诵少年时候便已能默诵的李白、李商隐、白居易、元稹、孟浩然、苏东坡、辛弃疾、温庭筠……还有刘大白的新诗：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记忆就是人。记忆就是自己。爱情就是一连串共同的，只有两个人能共享分享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有死

亡，才是一系列记忆的消失。记忆是活着的同义。活着而忘却等于没活。忘却了的朋友等于没有这个朋友。忘却了的敌意等于没有这个敌意。忘却了的财产等于失去了这个财产。忘却了自己也就等于没有自己。

我已不再年轻。我仍然得意于自己的记忆力。我仍然敢于与你打赌，拿一首旧体诗来，读上两遍我就可以背诵如意。我仍然不拒绝学习与背诵新的外文单词。

然而我同样也惊异于自己的忘却。我的“忘性”正在与“记性”平分秋色。

1978年春，在新疆工作的我曾出差去伊宁市，中间还去了一趟以天然牧场而闻名中外的巩乃斯河沿岸的新源县。1982年，当我再度去新疆伊犁的时候，我断然回答朋友的询问说：“不，我没有去过新源。”

“你去过。”朋友说。

“我没去过。”我摇头。

“你是1978年去的。”朋友坚持。

“不，我的记忆力很好……”我斩钉截铁。

“请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那一年你刚到伊犁，住在农四师的招待所即第三招待所，从新源回来，你住在第二招待所——就是早先的苏联领事馆。”朋友提醒说。

我一下子懵了。果真有这么一回事？当然。先住在第三招待所，后住在第二招待所，绝对没错儿！连带想起的还有凌晨赶乘长途公共汽车，微明的天色与众多的旅客众多的行李。那种熙熙攘攘的情状是不可能忘记的。但那是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了又回来了呢？似乎看到

了儿时简陋的铺面式的房子。那又是什么房子呢？那是新源？我去了新源？我去做什么去了呢？为什么竟一点也不记得？

一片空白，全忘却了。

不可思议，然而，这是真的。新源就是这样一个我去过又忘了等于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比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去了牢牢记住然而再没有机会二次造访的地方还要神秘。

我忘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一篇稿子写完，寄到编辑部，还没有发表出来，已经连题目都忘了。（年轻时候我甚至能背诵得下自己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当别人叙述一年前或者半年前在某个场合与我打交道的经过的时候，我会眨一眨眼睛，拉长声音说：“噢……”而当我看到一张包含着我的形象的照片的时候，我感到的常常只是茫然。

感谢忘却：人们来了，又走了。记住了，又忘却了。有的压根儿就没有记。谁，什么事又能够永远被记住呢？世界和内心已经都是够拥挤的了，而我们，已经记得够多的啦，幸亏有忘却，还带来一点好奇，一点天真，一点莫名的释然和宽舒。待到那一天，我们把一切都忘却的时候，一切也都把我们忘却的时候，那就是天国啦。

# 天涯海角

天本无所谓涯，地本无所谓角。  
思本无所谓涯，情本无所谓角。  
是故涯本无形，角本无影。

而生也有涯，虑也有角。命也有涯，运也多角。人，来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赋予天涯以形，赋予海角以影，发现了、固定了天涯海角的形影。人的需要。

蓝天，翠亮透明如洗如雨如玉而终不可见。除了轻漫的白云。除了羽翼般的椰子树叶了。沙贝上眺，椰子树的羽毛般大叶似乎在天空飞翔。

碧海。碧海的白浪花便是海神的翅膀吗？它温柔地沙沙拂动巨石怪石。

紧闭嘴巴的怪石显得严肃和不合时宜。是怀才不遇吗？是生性狷介吗？是空有大块头而并无真货色，到头来落了一个靠边蹲的必然寂寞吗？

谪居逐客，也许与巨石产生点硬邦邦的共鸣？于是认定了是涯是角，眼前一片茫茫，正是好去处。

便都来这里摄影留念。便一定要在照片上现出天涯与海角的字样，字大概是郭沫若老写的。

便在而今之世成了旅游点。到这海滩上走一走要收数角钱的门票。到天涯海角去，别忘了带零钱！前期逐客有知，能不粲然幽默乎？

还在巨石边修了海滨浴场。浴沙如金，雷迪尖头门，密斯密斯脱，比基尼健而美，更衬托出黑大圆石头之落伍。往者已矣，来者好追。

更有牵北国瀚海之行舟骆驼至海南岛者，牵老去茶凉秃马供勇敢之骑士跨鞍留影者，有三下五除二打开椰子脑壳插上含角度之吸管供旅客啜饮者，有卖贝壳之商品与草帽之编织者，有收泊车费之戴红箍者……高跟软底，齿白口红，快门咔嚓，闪光倏灭，杭亢（香港）马榜（澳门），贵客盈岸，当地回女，倒卖私表，瓜籽食仁而落皮，椰壳漂海而沉浮如人头，于戏，天涯成闹市，海角挤游人，浪花应有价，巨石亦商品……

只是向远看仍是水天一色的碧蓝，仍是汪汪洋洋清清茫茫，岸上愈乱乎，你就愈确信，这里就是天涯，这里就是海角，这就是空间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终端，有达到了无的地方。

等回到北京，就更加相信，已经经历了一次轮回，去了天涯，来自海角，永远是夏天。

有个歌流行，叫《请到天涯海角来》。听那个旋律和节奏，不像是劝人到天涯海角来，倒像是到酒吧间来，到咖啡馆来，到这个那个舞会来。

还好，天涯海角不知道“请到天涯海角来”。

## 在声音的世界里

我至今忘记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不知道这算不算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

我慢慢知道，声音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解无存，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却又入耳牵心，移神动性，说不言之言，达意外之意，无为而无不有。

我喜欢听雨，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的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思中而又跃跃欲试。

我学着唱歌，所有的动人的歌子似乎都带有一点感伤。即使是进行曲谐谑曲也罢，当这个歌曲被你学会，装进你的头脑，当一切都时过境迁的时候，记忆中的进行曲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温柔么？即

在声音的世界里

在声音的世界里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使是最激越最欢快的歌曲也罢，一个人唱起来，不也有点寂寞吗？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激越着和欢快着的人，未必会唱很多的歌的。一个财源茂盛的大亨未必会去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大约不会去做特型演员演革命领袖。一个与自己的心上人过着团圆美满的夫妻生活，天长地久不分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人，大概也不会去谱写吟唱小夜曲。

莫非，艺术是属于弱者、失败者的？

我喜欢听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它似乎用闲适并带几分粗犷的声音吐出了心中的块垒。我喜欢听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绕来绕去的腔调十分含蓄，十分委婉，我总觉得用这样的曲子做背景音乐是最合适的。河南坠子的调门与唱法则富有一种幽默感，听坠子就好像听一位热心的、大嗓门的、率真本色中流露着娇憨的小大姐有来到去（趣）地白话。戏曲中我最动情的是河北梆子，苍凉高亢，嘶喊哭号，大吵大闹，如醉如痴。哦，我的燕赵故乡，你太压抑又太奔放，你太古老，又太孩子气了。强刺激的河北梆子，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滚石乐”吗？

青年时代我开始接触西洋音乐了，《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伏尔加船夫曲》、《夏天最后的一棵玫瑰》、《老人河》。所有的西洋歌曲都澎湃着情潮，都拥有种健良的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派生出许多悲伤和烦恼，哪怕是痛苦也痛苦得那样强劲。

很快的我投身到前苏联歌曲的海洋里去了。《喀秋莎》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打头，一首接一首明